

工农兵 文艺演唱材料

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4

出版说明

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在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，在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基础上，我市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，涌现出了不少比较好的作品。

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，进一步推动群众性的文艺活动，我们从群众文艺创作中，选编成这个册子，供广大群众演出选用。

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气象，反映了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斗争生活。热情歌颂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，歌颂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。

为了使这个集子出好，我们殷切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及各有关方面的关心、支持和帮助，并积极供稿，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。

编者

目 录

喜 报

.....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人创作组 (1)

拜 师

.....四六四〇部队宣传队集体创作 (20)
.....中央戏剧学院
.....王树元、罗锦麟执 笔

关键问题

.....昌平县业余文艺创作组 (46)

喜 报

北京化工实验厂工人创作组

时间：一九七一年夏。

地点：某化肥厂一车间办公室。

人物：高主任 男，四十五岁，化肥车间主任，党支部副书记。简称高。

李大爷 男，五十多岁，东升人民公社生产队长。简称李。

小 赵 男，二十一岁，化肥车间质量检查员。简称赵。

高小玲 女，二十二岁，生产班长，高主任的女儿。简称玲。

〔幕启：化肥车间办公室屋内。左边是一扇门，通向厂区。正面墙上有一扇宽大的玻璃窗，可以看见厂区林立的铁塔。台中偏右一些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是一部电话。〕

〔小玲把喜报写完，自己欣赏着。窗外传来一阵吆喝牲口的声音，小玲放下笔向外看了看。李大爷在窗外走过，招呼小玲。〕

李：小高同志，你忙吧，我先回去啦！

玲：行啊，李大爷。那下次来，再好好聊聊。我就不送您了，您看这喜报，一会儿就得贴出去。

李：那好，我这儿有封信，给你们留下。

玲：好，太好了！李大爷，刚才我还发愁呢，这感谢信，今年一共来了九十九封，加上您这一封，刚好是个整数。

李：我这封信和那九十九封可不大一样啊！

〔突然传来一阵马嘶声。〕

李：吁！吁！我走啦。（下）

玲：李大爷再见！

〔幕内李大爷说：“再见”。〕

玲：（转过身来，自言自语）嘿！第一百封感谢信，太好啦！（念喜报）超产化肥碳酸氢铵四十吨……特此报喜。

〔小赵急急忙忙地走上。〕

赵：小玲，高主任回来了吗？

玲：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爸爸上哪儿去了。

赵：真急人，实验到了节骨眼上，又出现了新问题。提高了“填充剂”的纯度，可泡沫反而更多了。主任下乡探亲还不回来！

玲：探什么亲？

赵：当然是你们家的亲戚，我怎么会知道。

玲：探亲——怪事！

赵：你不去作实验，在这儿鼓弄什么呢？

玲：噢，对、对，你帮我看看喜报这么写行不行？

赵：什么喜报？……哟，“化肥车间”干吗写这么大个？

玲：标题、落款都要醒目，内容生动实际。同志，这是喜报！昨天我们班创造了班产最高纪录，超产了化肥四十吨！

赵：超产！超产！甬提了。

玲：怎么啦？

赵：超产的四十吨化肥中有两吨是二级品，不是一级品。

玲：（长出一口气）大惊小怪！吃烧饼还有不掉芝麻的？千儿八百吨化肥就这么点儿二级品，有什么了不起！这个喜，照报不误。

赵：照报不误？同志，质量有问题！

玲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，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咱们化肥质量问题不大。你自己看吧，这就是根据。

〔小玲儿大步走到桌前，拿出一大叠信。

赵：什么根据？

玲：感谢信！正好一百封，都是用户来的。这些信最能说明我们化肥的质量，你看，这是向阳公社的，这是常青大队的，这是刘各庄公社的。还有，这是东升公社李大爷刚刚留下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拆开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感谢信太多，我实在看不过来。

赵：这是贫下中农对我们的鼓励，不能作为出二级品的根据。喜报，你还是先别写了，应该马上组织人力返工。

玲：返工？

赵：对，这二级品含水量比一级品大得多，时间一长，结

块很厉害。我是质量检查员，我不同意出厂。

玲：嗨！质量检查员同志，我希望你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。具体地说，对于化肥质量问题，你应该好好地算一笔帐。两个月前，咱们每产一千吨化肥有二十吨是二级品，现在这一千零四十吨化肥里，只有两吨二级品，已经从百分之二下降到百分之零点二了！

赵：零点二，不等于零。现在一方面要抓紧作“填加剂”的实验，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。在实验没成功之前，只能返工，降低含水量。

玲：可现在这两吨二级品已经入库了。

赵：入库了好办，拉回来！

玲：拉回来？要拉，你去，我不去！

赵：小高，党委要求我们优质高产，低耗安全，杜绝次品，人人把关。质量会议以后，咱们已经把二级品列为不合格品，含水量大，会——

玲：大又怎么着？不就是每吨少卖五块钱吗？

赵：你……一句话，二级品就是不能出厂。

玲：有人要就行。现在是供不应求，好不好抢着要，他不要人家要，近郊区不要，远郊区还要。

赵：不能借口有人要，不顾质量。

玲：告诉你，昨天超产中的两吨二级品已经卖给东升公社了。

赵：什么？

玲：你没看见，一大早东升公社的老队长就亲自赶着大车

把化肥拉走了。

赵：啊！李大爷把化肥拉走了？

〔电话铃响，小玲接电话。〕

玲：是我啊！——好，好，喂！王师傅，财务科退回的十块钱，您交给李大爷了吗？——好，谢谢！——意见？干工作还能没意见，他走了吧？——行喽。

〔小玲放下电话。〕

玲：听见了吧，工厂大门来的电话，两吨二级品化肥，东升公社拉走了。

赵：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？！

玲：责任？产品已经卖出去了，难道非得施上化肥，长出麦子，吃上馒头，我的责任才算负完？对不起，我可管不了那么宽。

〔小赵拿起电话拨号叫。〕

赵：大门！大门！喂——

〔小玲一把按住电话。〕

玲：你要干什么？

赵：我要把火车追回来！

〔把听筒一下子塞到小玲手里，转身就跑。〕

玲：（突然大吼一声）站住！

〔小赵一下子愣住了。〕

玲：二级品已经出厂了，这种情况你要灵活处理。

赵：我就一根弦。

〔小赵转身还要走。〕

玲：（大喝一声）回来！二级品你要给鼓弄回来，返工影响生产，你负责？！

赵：我负责！

〔小赵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高主任肩扛一袋化肥风尘仆仆地走上，差点儿和小赵撞在一起，小赵头也没抬，跑下。〕

玲：爸爸！

〔上前接过高主任肩上的化肥口袋，老高才看清跑过去的是小赵。〕

高：（急忙招呼）小赵！小赵！他干什么风是风火是火的？

玲：小题大作。

〔小玲忽然发现手中的口袋是二级品，惊讶半晌。〕

玲：爸爸，您不是下乡探亲去了吗？

高：探亲去啦，哈……，我这回探亲收获还不小呢！

玲：这是哪儿的一袋二级品啊？

高：那不是印得清清楚楚，是咱化肥厂出的嘛。这袋化肥是在厂门口我刚从亲人手里拿回来的。

玲：我越来越糊涂，厂门口哪来的什么亲戚？

高：咱化肥厂和农业打交道，来来往往的贫下中农都是咱的亲戚啊！

玲：噢——这样的亲戚啊。

高：亲戚越走得近乎，咱们的工作就会作得越好。这次我到东升公社，是专门作质量调查——

玲：怎么还是质量问题？

高：矛盾不解决，当然还是问题。我看，你脑子里“质量”这根弦还得绷紧着点儿。

玲：又是批评！您对我估计不足。

高：噢？

玲：几年来您就表扬过我一次，还是三年前我入团的时候。您就对我妈说了那么一句：“玲丫头这阵子还不赖，你可别宠着她。”爸爸，这能算正式的表扬吗？

高：正式的？

玲：您不觉得您对我的鼓励太少点了吗？

高：嗯——不觉得。

玲：我知道，在您身边作出多大成绩，您也不会表扬我。您别忘了，我也是个班长了。从工作上讲，您不表扬我，也得照顾照顾我们班同志的情绪啊！

〔转身从桌上拿起喜报，递给高主任。〕

高：喜报？嗯，班产最高纪录，超产了四十吨，好。质量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
玲：没问题。

高：一点二级品也没有？

玲：哪能一点没有，有那么一丁点儿。

高：小玲，实验怎么样？

玲：情况我不了解。出一千多吨化肥才有两吨二级品，我看，抽调那么些人搞实验，必要性不大。

高：小玲啊，象东升这么大的公社，通常一次买多少化肥？

玲：每次也就买上两吨。

高：你看，两吨二级品化肥在我们还不够百分之一，可一个公社买去，就成了百分之百啊！

玲：百分之百……

高：小玲，新方案今天实验了吗？

玲：今天实验我没参加。

高：为什么？

玲：我忙着写喜报呢。

高：写喜报，那实验就可以不参加啦？你又不是不懂，实验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好坏。什么时候都有个主要矛盾，实验成功就可以杜绝二级品了。我给你的那份实验计划，实验小组研究过了吗？

玲：我这就给他们送去。

〔小玲抱出一大堆纸张、信件，找出实验计划。〕

高：我自己去吧，你这都是些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。

玲：贫下中农来的感谢信，刚好一百封，我的看法还是有些“根据”的嘛！

高：这是出二级品的“根据”？要从这些赞扬声中好好找一找差距啊。

玲：一、二级品也差不了多少，不就是含水量大点儿吗？咱们按质论价，每吨少卖五块钱。

高：你说什么？

玲：我……爸爸。

高：你觉得一、二级品就是差五块钱吗？

〔小玲点点头。〕

高：你觉得产品出厂就算完了吗？

〔小玲不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〕

高：小玲啊，咱们工人和贫下中农之间可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啊。这次下乡，应该带着你去——

〔小赵手拿一块板结的化肥，兴奋地跑上。〕

赵：高主任，高主任——您把东升公社的大车给拦回来啦？我刚追到门口，就看见李大爷赶着大车往仓库走呢。

玲：原来这些化肥……真的要弄回来返工？

高：当然要返工。

赵：李大爷正念叨您呢，还有，您从东升公社带回来的板结化肥，为咱们实验小组提供了最好的实验材料。我拿来一块，送给小高。

玲：去！去！我整天摸化肥，你送给我一块二级品干什么？

高：拿着。

赵：你好好看看咱们的二级品，运到公社时间一长，就变得比石头还硬。

高：整天摸化肥，不见得懂得生产化肥的意义，不一定知道二级品给贫下中农带来的危害。

〔小玲无可奈何地接过化肥。〕

高：小赵，你和李大爷好好聊一聊，征求征求贫下中农对化肥质量的意见，给大伙说说。

赵：嗯——李大爷说，贫下中农的意见小高都知道。

玲：我？！我怎么会知道？

赵：李大爷说，临走留下一封信，交给你了。

〔小玲急急忙忙地翻出没启封的信，拆开封皮，拿出信纸，打开。

高：怎么，和“根据”放在一块儿了？（高、赵凑上看信）

赵：快念念，这儿还有几行诗呢！

高：是几句快板，硬把二级品塞给人家。小玲你念念吧！

〔小玲不情愿地……

高：念啊！

玲：二级化肥象铁蛋，块大结实不好办。

一袋化肥砸千锤，累得社员出大汗。

筛子筛完碾子碾，费工费时添麻烦。

希望多产一级品，科学种田夺高产。

高：这意见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看？

玲：我还以为……是感谢信呢！

赵：哟——班长同志，别老坐在屋子里想，想什么第一百封感谢信。得向咱们主任学习，实践第一，全面调查研究，彻底解决质量问题。

高：小赵，实验情况怎么样？

赵：李大爷正给大伙打气儿，这次实验还是泡沫太多。大家很纳闷，为什么提高了“填充剂”的纯度，泡沫反而更多呢？

高：那是还没摸准它的规律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搞实验光靠胳膊使劲儿还行？得动脑子。我琢磨了个新点子，就想解决这发泡问题。

赵：好啊！高师傅，泡沫问题要是解决了，二级品就从咱

们这儿绝根了。

高：你先别这么乐观，我到实验组去和大伙合计合计，你呢……（沉思一下）

赵：一块去！

高：不！你刚才是去追李大爷吧？

赵：嗯。

高：这个关把的不错，谈谈你的体会。

赵：您不是讲过嘛，化肥质量的好坏，关系到工农联盟，
嗯……

高：好，现在交给你一个新任务，留在这儿继续解决“质量”问题。

〔高下。〕

赵：（茫然无措）小高，这儿还有什么质量问题啊？

玲：去！去！去！明知故问。我爸爸让你解决我的思想问题来了。告诉你，我想不通！

赵：我说你怎么牵拉着脸呢？敢情是挨揍了！

玲：你高兴了呵？幸灾乐祸！

赵：你对待产品质量的态度就是有问题，你就不看看这二级化肥有多硬。

玲：硬也不影响肥效。

赵：可是浪费大，糟塌的肥料多。一锤子下去，只能敲下点渣儿。你倒好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玲：谁站着说话不腰疼？要是返工得一袋袋地把化肥扛上二楼，三十公斤一袋，两吨就是六十多袋，你怎么不

算算这得浪费多少工？

赵：为贫下中农服务，这是咱们的责任。比如你去买一件最普通的东西，就说一根针吧，你买了想去缝衣服，可是没有针眼，这样的针你爱要不爱要？

玲：废话。

赵：要是有人说，要不要就这个，你赶上了就得用，你思想通不通？

玲：这是两码事，扯不到一块去。

赵：针质量不合格影响人民生活，化肥质量不合格影响农业生产，这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嘛！怎么是两码事？明知水分多，质量差，推出去不管，就是资本主义经营，你的态度就是有问题！

〔老高提一瓶机油上。〕

玲：问题！反正不是方向路线问题。

高：啊？

赵：高师傅，这儿的“质量”问题我可解决不了，还是您来吧！（欲下）

高：喂——喂——小赵，你把这瓶机油拿到实验组去。

赵：那儿要它干吗？

高：放到“填充剂”里。

赵：咱们刚刚把油从“填充剂”中除去，提高了纯度，干吗又加上？

高：那是没摸准它的脾气。为什么提高了纯度泡沫反而多起来，影响了实验效果？

赵：还没找到原因。

高：我想是“填充剂”里机油太少！这就和洗衣服放洗衣粉差不多，洗衣粉刚一沬上，泡沫很多，为什么洗一会儿衣服，泡就少了呢？就是衣服上的油垢破坏了那些泡。

赵：噢——这么说，“填充剂”中的机油无形中起了一个除泡的作用。

高：对！机油太少，泡沫就除不干净。

赵：怪不得提高了“填充剂”的纯度反而影响了实验效果。

高：是这么回事，但也不是油越多越好，得有个限度。我寻思是这么个理儿。

赵：好！我又开了窍，这可是主要矛盾。

〔小赵提起油瓶下场。〕

〔幕后，赵喊：“高师傅，您快点儿来啊！”〕

玲：爸爸，干脆我也上那儿去吧。

高：你先等等，探亲的事儿我还没和你念叨呢，刚才小赵和你谈得怎么样啊？

〔老高拿起锤子敲打板结的化肥。〕

玲：通了！

高：通得这么快？你得好好找找差距，为什么小赵把住了这道关，你就没作到？

玲：唉——

高：干什么唉声叹气的？有什么你就说吧，我发扬民主。

玲：爸爸，我觉得您对成绩估计不足。

高：你自己是怎么估计的？

玲：您看，来了这么些感谢信，说施一斤化肥能多打四、五斤粮食。我们超产了四十吨化肥就是一百多吨粮食呢！

高：可二级品得先找上几个壮劳力，在场院上用大锤砸碎了，上碾子碾，再过筛子筛。一吨化肥连飞散带挥发就得跑掉两、三百公斤。就打两百公斤吧，就少打一千六百多斤粮食，两吨就得少打三千多斤粮食啊！

玲：爸爸，您得算大帐。

高：你算的是笔大帐，看见了那一百多吨粮食。但细帐也不能不算，国家这么大，有多少化肥厂啊，要是把细帐一笔一笔地都加起来，那是小帐还是大帐啊？那就不只是一百多吨粮食了，可能就是许多工厂，煤矿，拖拉机和火车头啊！

〔递给小玲一把锤子。

高：来，你也敲打敲打。

玲：爸爸，……

高：来，实践一下嘛！

〔小玲不情愿地狠打一锤，板结的化肥只掉下一点渣儿，小玲把手锤扔下去换大锤，高拦住她。

高：你看，要是两吨化肥都这么一锤锤地砸，十个壮劳力得干上两天。再加上牲口、运输，本来送到公社就能使用上的化肥，却费了这么些周折。小玲啊，化肥可是撒进人民公社的田啊！

玲：我知道。